



# 京门风月 下

## ④ 轻花雪月

一曲京门阙歌，风月绵绵情长。道不尽江山兵戈杀伐盛世，说不尽几盏风花几处雪月柔情，共权谋争霸，烽烟如画。

古言大家西子情

继《纨绔世子妃》《妾本惊华》后再续传奇佳话。

花月楼台，折枝锁情，潋滟诗光景，琴箫画锦绣！

烟雨海棠，风吹落梅，揽卷浅伤情，挥剑试青峰！

西子情 | 作品  
XIZIQING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京门风月

## ④ 轻花雪月

[下]

西子情 | 作品

XI ZI QING  
WORK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门风月: 4, 轻花雪月: 全2册/西子情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031-6

I. ①京…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3228号

书 名 京门风月 4 轻花雪月  
作 者 西子情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 编 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风染白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550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2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031-6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第一章	等你回京	1	第十一章	依依不舍	135
第二章	归京心切	16	第十二章	愤怒毁旨	147
第三章	同床共枕	30	第十三章	免死金牌	154
第四章	忽闻喜讯	44	第十四章	深夜火截	168
第五章	劝慰云澜	58	第十五章	很爱很爱	180
第六章	情之一事	71	第十六章	情之一字	194
第七章	彻查到底	84	第十七章	芳华吃醋	207
第八章	情毒得解	98	第十八章	言宸归来	221
第九章	感情深重	111	第十九章	北齐公主	235
第十章	身世之谜	123	第二十章	下定决心	249
			第二十一章	离奇失踪	263



# 目录

## CONTENTS

京 门 风 月

- |       |      |     |       |      |     |
|-------|------|-----|-------|------|-----|
| 第二十二章 | 偶遇秦钰 | 277 | 第三十二章 | 分宗分族 | 415 |
| 第二十三章 | 成婚之事 | 291 | 第三十三章 | 身世之谜 | 429 |
| 第二十四章 | 确认隐情 | 304 | 第三十四章 | 箭雨断情 | 443 |
| 第二十五章 | 冒险救人 | 318 | 第三十五章 | 关于婚约 | 457 |
| 第二十六章 | 思你成狂 | 332 | 第三十六章 | 唯情而已 | 471 |
| 第二十七章 | 准备嫁衣 | 346 | 第三十七章 | 识破心思 | 485 |
| 第二十八章 | 力破龙门 | 359 | 第三十八章 | 顺利成事 | 498 |
| 第二十九章 | 釜底抽薪 | 374 | 第三十九章 | 取消婚约 | 511 |
| 第三十章  | 力不从心 | 388 | 第四十章  | 碧湖泛舟 | 525 |
| 第三十一章 | 琴瑟和谐 | 401 | 第四十一章 | 三月完婚 | 542 |
|       |      |     | 第四十二章 | 俩月婚期 | 556 |





## 第二十二章 偶遇秦钰

京 门 风 月

秦铮眯起眼睛：“据说这位北齐公主在北齐先皇大限之日和其母一起失踪了，是什么时候回北齐皇宫的？”

“去年腊月。”言宸道，“她母妃是昔日先皇去北荒狩猎遇到的一个民间女子，后被带回北齐皇宫，生下了她。当初我姑姑颇有微词，但是挡不住先皇喜欢。先皇不准任何人询问她母妃的出身，自此皇宫便无人敢问。后来她和她母妃在先皇大限、太后逼迫她母妃殉葬时一起离开了皇宫，查不到踪迹后，姑姑便作罢了。去年腊月，她突然回了皇宫。总归是北齐当今皇上的妹妹，顺理成章，她还是北齐皇室的公主。”

他口中的“姑姑”，便是北齐的玉太后了。

秦铮见他和盘托出，看不出虚言隐瞒，一时也不好再咄咄逼人，遂点点头。

谢芳华想着去年腊月正是她姑姑病重的消息传出之时，她无法脱身，让言宸代替她去了北齐。她看着言宸，问他：“那时候是我姑姑病重之时，据传言已经药石罔效。”

言宸点点头，见秦铮不再说话，对谢芳华说话时，语气又温和了些：“当今皇上一一直知道她和她母妃的落脚之处。总之，你姑姑病重无人能医，当今皇上束手无策之下，想起了她和她母妃，便派人去请了她回宫诊治你姑姑。”

谢芳华一怔，原来她突然回到北齐皇宫是北齐当今皇上请回去的。

“若不是她先一步回了北齐皇宫，我就算日夜兼程赶回北齐，恐怕也晚了。”言宸对她道，“她稳住了你姑姑的病情，我赶到之后，才有了出手医治的机会。”

谢芳华只知道是言宸救了她姑姑，却不知道齐云霄出手这茬儿，她一时无言。

“她母妃是什么来历？”秦铮看了谢芳华一眼，也讶异竟然有这样一件事。

“出身情花谷。”言宸道。

秦铮了然，这就可以解释齐云雪为何会媚术了。

“你写信的时候，怎么没有说她还帮助救了我姑姑？”谢芳华看着言宸，若是他在信中提了这件事儿，她怎么也会对齐云雪表明谢意的，哪怕对方不想出手救李沐清，她昨日也不会冷下脸对她说那样一番话。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言宸道，顿了顿，他解释，“你晓得，媚术不是什么正统武功，若是北齐公主通媚术的事情传扬出去，于北齐皇室有损，当今皇上大约是基于这个顾虑，才没有外传。”

谢芳华恍然：“有道理。”话落，她歉然地看着言宸，斟酌着道，“我见到她时，她说了些话，对我来说，不太中听，我……驳了回去，实在抱歉。”

言宸忽然失笑：“我们虽然自小订婚约，但她是她，我是我。以你的性情，应该是她实在过分了，你才驳了回去，你不用对我道歉。”

“你就不问问她都说了些什么吗？我在一旁可是听得清楚。”秦铮见言宸这样说，心里有些不舒服。

“轻歌对我叙述了一二，我也猜得到。”言宸不以为意，淡漠地道，“我倒没想到她会因我而对付右相府的李公子。”

“她因为李沐清查你才出手，可见对你的一番情义。”秦铮意味深长地执起谢芳华的手，笑着道，“有些情分，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就如我对华儿，她去无名山之前，我就念着她。八年后回来，我便迫不及待地将她拴在身边。如今每日对着她，我的心里别提多欢快了。那云雪公主此一行看来，她对你怕是与我对华儿一般，情深似海，宸兄莫要辜负了美人恩才是。”

谢芳华听罢想扶额，秦铮这是……什么破比喻？

什么叫作杀人于无形，说的就是他吧？

她想甩开他的手，可是他的语气如此真挚，她也不想让他在言宸面前失了颜面，只能任他胡言乱语，面上却不由得红了。

言宸微愕，也没想到秦铮会说出这番话来，他看着二人，眸光动了动，闪过一丝情绪，须臾，他淡淡一笑，不置可否：“我与她，若是真缘分，自然会成连理；若是没缘分，有婚约也不会成。”顿了顿，他也对秦铮意味深长地道，“铮二公子既然对她情深似海，就莫要辜负了她才是。”

“那是自然！”秦铮眉梢扬了扬，暗想言宸果然厉害，面上露出坚定的情绪，毫不犹豫地表明心迹。

“那就好。”言宸看向谢芳华，对她道，“你且放心，谢云继是你姑姑的儿子，若是她带走了他，定然不会害他性命。我稍作休息后，便返回北齐去找她。”



“你刚进京就要离开？”谢芳华皱眉。

“我见你在京中很好，有铮二公子从旁协助庇护，我在与不在，想来都无大碍。”言宸道，“你早派了争云、夺日跟在谢云继身边，可还是被她悄无声息地带走了，恐怕只有我去，才能够一探究竟。”

“你只管去寻她。华儿既然是我的未婚妻，我定然不会让她有什么事的。”秦铮当即表态，他可不希望言宸一直待在京里，最好言宸去追他自己的未婚妻，其间二人哪怕没感情也纠缠出感情来，才不会惦记着他的女人。

言宸点点头。

谢芳华有些不舍，但也知道齐云雪如此厉害，恐怕只能他亲自去拦。

“这片紫竹林后面是什么景色？”秦铮忽然问。

“是一片种着碧水莲的青湖。”言宸道。

“碧水莲？”秦铮扬眉，忽然放开谢芳华的手，站起身，“我还没有看过碧水莲，不知宸兄可介意我去观赏一番？”

他说的是“我”，不是“我们”，自然是排除谢芳华了。

谢芳华一怔，看着秦铮，他这是……给她和言宸单独说话的机会？他什么时候这么大度了？

“自然不介意，铮二公子请。”言宸这时对秦铮刮目相看了，知道他即将离开京城，大度地让出空间让他们单独说话，本来他一直觉得铮二公子太过张狂霸道，不会准许自己看中的女人与别人有什么牵扯，没想到，这人竟懂得用这等谋略来笼络她的心。

秦铮俯下身，对谢芳华耳语：“给你两盏茶的时间。”

谢芳华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秦铮转身出了凉亭，穿过紫竹林，向那边的青湖走去。

他离开后，言宸和谢芳华一时没说话。

过了片刻，言宸道：“铮二公子说等了你八年，可是真的？”

谢芳华点点头，声音很轻：“我昔日并不知道他等我，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仅仅是在我爷爷寿辰时，他和燕亭打架，把燕亭打伤了。我对纨绔子弟向来没什么好感，尤其是太后的的心尖子，英亲王府的嫡出二公子，我只觉得他张狂霸道，不分场合行事。我回京后，你也知道，他用尽手段，我才晓得他等了我八年。”

言宸颌首，眸光微露仓然：“有这么一个人痴情等候，无论于谁，都是福气。”

谢芳华抿唇，手指不由得攥住衣袖边角，又恍然想起秦铮说过她这个小动作，她慢慢地松开手，低声道：“言宸，你这回回北齐，还会再来南秦吗？”

言宸眸光微深，凝视着谢芳华，一时没说话。

谢芳华捧着杯盏，抬起头，与他对视。



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几年前，在无名山阴暗的山洞里，谢芳华拿出婚约的条件，言宸言明他有未婚妻，后来，婚约作罢，他们歃血起誓……

那时候，一个一心想出无名山，一个一心想护忠勇侯府。

谁也不承想，来往多了之后，心境却不复如初。

“当初的誓言一直有效，你还是天机阁的主子，我不会扔下天机阁的。”言宸收回视线，沉声道，“如有必要，自然会回来。”

谢芳华微笑：“你是北齐的小国舅，没必要对我如此。这五年来，天机阁已经拴住了你，若是你想离开，我不会不同意的。”

言宸嘲讽地一笑：“什么北齐小国舅，不过是世人给我的称谓罢了。玉家与其说是我的家，不如说只是生我的地方。天机阁是我一手创建，才是我所认为的家，你即便让我离开，我也未必想离开。”

谢芳华心下一暖。关于他为何离开玉家去了天机阁，她从来不曾问过，他那些被疯和尚带走的传言，过了这么久，早已经真假难辨了，但有一样她清楚，他对玉家没什么好感就是了。她诚心诚意地道：“天机阁自然是你的家，永远都是。”顿了顿，她又补充，“也是我的倚仗。有你在天机阁坐镇，比什么都让我踏实。”

言宸闻言终于露出一个舒心的微笑来。

谢芳华也露出笑意。

少小结盟，多年情义，就算错失姻缘，不能白首，但能做一生挚友，也是机缘深重。

两盏茶后，秦铮准时地从青湖出来。

谢芳华见他出来，便站起身，对言宸道：“既然云霄公主不会害云继哥哥，你就不必急着赶路了，好好休息几日。”

言宸点点头。

“我回府了。有什么事情，让轻歌传信给我就是。”谢芳华又道。

言宸颌首。

秦铮似乎心情不错，夸奖了青湖两句，拉着谢芳华向外走去：“宸兄不必送了。”

言宸也没客气，目送着二人携手离开。

二人走后，他立在凉亭中许久没动。

秦铮拉着谢芳华出了言宸所在的院落后，嘴角一直高高翘着。

较之秦铮的好心情，谢芳华的心情有些低落。

秦铮很快便察觉了，知道这低落十有八九来自言宸，言宸刚落脚便打算回北齐，她肯定是不舍的，但他也不点破，而是对她轻快地道：“今日天气不错，咱们去南山坡放风筝吧。”

“不去。”谢芳华摇头，她没心情。

“为什么？难道你今日有别的事情不成？”秦铮看着她，佯装不解。

谢芳华想了想，对他道：“今日是谢氏米粮老夫人出殡的日子，我早上刚从谢氏米粮府邸吊唁出来，现在去南山坡，万一被有心人看到，对同族长者不敬的名声很可能传出去，所以哪怕没什么事情，也不能去放风筝。”

秦铮唔了一声：“你说得有理，倒是我欠考量了。”话落，他思索了一下，“要不然去茶楼听曲吧。”

谢芳华同样没有多大兴趣，恹恹地道：“我想回府。”

“昨日没睡好？”秦铮瞅着她，心下有些揪紧，她对言宸就这么在意？

谢芳华见他脸上的明快退去了些，也意识到自己过于纠结怕是让他也没有好心情了，立即隐了情绪，摇摇头，柔声道：“睡好了。不过昨日舅舅进京，皇上摆设宫宴，他吃得那么晚才回来，我还没与他说上话，我想回去看看他昨日睡得可好，与他说会儿话。”

秦铮见她改变了神色，虽然心情依然不好，但还是顾及着他，心下一松，也跟着柔声道：“那好吧，我送你回府，顺便也和舅舅叙叙话。娘亲舅大，我得在他面前多晃悠，让他知道我的好，他才会在你跟前为我说好话。”

谢芳华闻言顿时笑了，瞪了秦铮一眼。

秦铮见她笑了，提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二人一起向忠勇侯府走去。

言宸所在的院落偏僻，距离忠勇侯府有些远，二人步行也没有急着赶路，两盏茶后才来到了主街，却跟大长公主府的马车迎面碰了个正着。

车夫认出了秦铮和谢芳华，扭头对车里说了一句，车帘幕从里面被缓缓挑开，金燕露出脸，吩咐了一句：“停车。”

秦铮跟没看到似的，没理会，继续往前走。

谢芳华念着金燕那日在茶楼特意提醒，她才能及时进宫救了秦铮的交情，拉着秦铮停住了脚步。

金燕在车内抿着嘴笑：“铮表哥，芳华妹妹，你们这是出来逛街？”

秦铮没答话。

谢芳华笑着道：“闲来无事，出来转转。你这是要去哪里？”

“听说玉宝楼新出了一批胭脂水粉和首饰，我要去看看。”金燕没有因为秦铮不理她而觉得难堪，反正秦铮从小到大就惯于不理人，她也习惯了，只笑着对谢芳华道。

谢芳华点点头，玉宝楼她前世便知道，是南秦京城有名的珠宝脂粉楼，皇宫里的娘娘们也都爱玉宝楼里的胭脂水粉。

“铮表哥，你和芳华妹妹若是无事，不如一起去逛玉宝楼吧。”金燕打量着谢芳华素净的衣裙，见她头上只戴了一支珠钗，别无他物，遂诚心地建议道，“芳华妹妹今日的穿着打扮实在太素雅了。”

秦铮倒将这句话听到了心里，偏头瞅着谢芳华。

谢芳华微笑道：“今日是谢氏米粮老夫人出殡的日子，我早上去吊唁，只能这么素净。”

金燕恍然：“即便如此，你往日的穿戴虽然华丽，但也没刻意打扮过，不如去挑些喜欢的，好好打扮一番。你若是刻意打扮啊，这南秦京城里，谁也美不过你去。”话落，她扫了秦铮一眼，用绢帕捂着嘴笑，“今日铮表哥却是穿着华丽，你们这样站在一起，实在是让人看得有趣。”

秦铮闻言蹙了蹙眉：“那就一起去吧。”

谢芳华讶然，瞅了秦铮一眼，若是往日，秦铮才不屑别人说什么呢，如今这是转性了？想起今日她乍看到他刻意打扮过的样子时的情形，顿时觉得有些好笑，一时没搭话。

金燕本来以为无论她怎么说，秦铮都会不为所动，更甚至嗤之以鼻，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同意了，她讶异之下，觉得秦铮真是对谢芳华上心，见谢芳华不语，她笑着邀请：“没几步路了，既然铮表哥都同意了，芳华妹妹，你还犹豫什么？一起去吧！你眼光好，也可以帮我参谋参谋，我今日可是打算多选些样子呢。”

话说到这份儿上，谢芳华自然不可能推辞，她笑着点头：“这些年我一直在府中闷着，眼光怎么会好，不过倒是能开开眼界。”

金燕闻言想起谢芳华大病了多年，如今方才好了，能出府走动，暗暗叹息，一边下了马车，一边道：“芳华妹妹可不要谦虚，就算你多年不出府门，但是忠勇侯府什么好东西没有？你的眼界若是还算低，那这天下女子的眼界都不够看了。”

谢芳华闻言失笑，想着金燕可真会说话，又瞟了一眼秦铮，果然见他翘起嘴角，似乎觉得这番话甚是中听，她一时无语。

秦铮就是一旦听到别人说她好，耳根子就软得跟什么似的。

金燕也察觉到了秦铮的笑，他的态度转变得如此明显，让她暗暗心惊了一下。

三人一起向玉宝楼走去。

不多时，三人就来到了玉宝楼。

玉宝楼的伙计不识得从来没登过门的谢芳华，但是识得秦铮和金燕，见秦铮牵着谢芳华的手，也猜出了谢芳华的身份，连忙毕恭毕敬地将三人请了进去。

玉宝楼面向的是南秦京城各大府邸的女眷，所以不像寻常的脂粉店铺那般有闲杂

人，里面有几个大臣的家眷，见三人来了，身份高些的上前搭了两句话，身份低些的连忙避开了。

玉宝楼内的人对金燕很熟悉，所以对于她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对于秦铮和谢芳华的到来，可以说得上是惊喜了。

掌柜的听闻铮二公子和芳华小姐到来，连忙从后面出来，热情又小心地接待。

“掌柜的，听说玉宝楼来了一批新的首饰和脂粉，你拿出来给我和芳华妹妹看看呗。”金燕笑着道。

掌柜的连连道好，一边指挥伙计往外拿东西，一边笑呵呵地道：“二公子，您今日怎么有空和芳华小姐一起过来了？您和芳华小姐一来，咱们这小店真是蓬荜增辉。”

秦铮心情好，懒洋洋地笑道：“金燕表妹一直夸你家的店铺做得好，我们便来看看。”

掌柜的立即对金燕感激地笑了起来，连忙道：“咱们这店铺是百年老字号了，一直承蒙宫里的娘娘们和各府的夫人们厚爱。您和芳华小姐、金燕郡主看中什么随便挑选，我都算你们七折。”

金燕闻言顿时欢喜地道：“铮表哥，芳华妹妹，我今日可是跟着你们沾光了！我往常来，掌柜的还是看我娘的面子，才给我八折，今天你们二人一来就是七折，可真是天大的面子了。”

掌柜的连忙笑道：“铮二公子和芳华小姐第一次来，这是小店的荣幸，自然不能赚铮二公子和芳华小姐的银两，就是图个高兴。”

“你可真会做生意！怪不得将祖传的店铺做得这么好。”金燕夸奖那掌柜的。

掌柜的谦虚地笑着，将首饰一件件摆出来，递到谢芳华和秦铮的面前。

玉宝楼的首饰的确没的挑，尽管谢芳华出身忠勇侯府，忠勇侯府也收藏了不少上等珠宝，玉宝楼这些首饰还是令她眼前一亮——每一件都经过精心雕刻，做工精细，材质上乘，甚是华美。

金燕顿时笑开了，拿起一对十足金的玲珑孔雀耳环，左看右看后，问谢芳华：“这件漂亮吗？”

谢芳华看了一眼，伸手拿起一对翡翠的凤凰奔月耳环，看了片刻，跟金燕手里的对比了一番，对她道：“你手里那对和我这对雕工相似，但我觉得这对更好些，凤凰奔月，华而不奢。”

秦铮一直看着二人，闻言点头：“我也觉得华儿手里拿的那对更好，金奢玉雅，孔雀不如凤凰大气。”

金燕闻言仔细一看，顿时惊呼：“可不是吗！我一下子被这金色晃了眼睛，倒没看到它旁边的翡翠更好些。”话落，她看着谢芳华，“芳华妹妹你可喜欢这对耳环？”

言下之意，你若是喜欢，你就要。

谢芳华摇摇头，笑着将簪子放在她手里：“你戴着最是合适，凤凰奔月不适合我。”

金燕闻言喜滋滋地道：“那我就不客气了。”话落，对那掌柜的道，“这对先给我收着，我再看看别的。”

那掌柜的连忙接过，连连点头：“芳华小姐真是好眼光！”

秦铮听了，弯起嘴角。

谢芳华笑了笑，不置可否。

金燕又看了片刻，忽然眼睛一亮，伸手指着远处的一支珠钗道：“那支我觉得漂亮，芳华妹妹，你看呢？”

谢芳华已经注意到那支珠钗了，玉质剔透，如清澈的碧湖，能一眼看得见底。样式虽不是多新颖，但是钗头镶嵌了两朵雅致的玉兰，栩栩如生。整支簪子在一众金闪闪明晃晃的簪环中不是太出彩，但是自有清丽之美。

实在难得一见。

“嗯，漂亮！”谢芳华点头。

“我看最适合你，铮表哥，你说是不是？芳华妹妹身上有如兰似雪的清贵之气，若是太张扬的簪环，反而夺了她本身的气质，这样的事物佩戴上，才与她相得益彰。”金燕诚恳地对秦铮道。

秦铮微微颌首，对那掌柜的道：“将那支簪子拿过来看看。”

“哎哟，三位真是识货的人，这是里面最好的簪子！巧手师傅为了这一对打了半年之久，今日早上刚刚拿过来，本来我想收着不卖的，还没来得及收呢，三位就来了。”掌柜的立即小心翼翼地将那支钗拿了出来。

脱离了众钗，就如明珠被拂去了尘土，霎时光芒四射。

“好簪！”秦铮赞了一声。

“真是好漂亮啊！”金燕也忍不住赞叹。

谢芳华却揪住了掌柜的刚刚那句话，问他：“你刚刚说是一对？这么说还有另外一支了？”

“芳华小姐可真是仔细，没错，还有一支，在后面的匣子里。”掌柜的立即道。

“去拿来看看。”秦铮对他道。

掌柜的闻言点点头，去了后屋，不多时，拿着一个精致的匣子出来，他打开匣子，只见里面躺着一支男士式样的簪子，他道：“据巧手师傅说，是发现了一块好玉，他为了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材料，想来想去，便做了一对簪。”

秦铮看了一眼，立即道：“这一对我要了！”

“二公子啊，这本来是老儿留着镇店的，这一对簪子您想要，价钱上可不便宜啊，毕竟是巧手师傅费了半年才做出来的，不说雕工和时间，只说这玉质，便不寻常，据说这是暖玉，就算是冬天，也能够拔下来放在手中暖手。”掌柜的道。

“你开价，爷都付给你，废话那么多做什么！”秦铮摆摆手。

“好嘞！”掌柜的本来不舍得，闻言自然不说二话了，连忙小心地将那对簪子包了起来。

金燕知道秦铮这是给他自己和谢芳华的，有些羡慕：“这对簪子不只芳华妹妹戴着适合，铮表哥戴着也适合，真是让人眼红。”

秦铮勾唇：“你眼红什么？大姑姑还少了你的穿戴不成？今日你只管拣喜欢的买，算在我账上。”

这是喝水不忘挖井人吗，感谢金燕邀请他们来这里？

谢芳华难得见到秦铮大方，不由得好笑。

金燕羡慕的情绪顿时消散，脸色明媚得如牡丹绽开，她立即抓住机会揪着秦铮确认：“铮表哥，你说的是真的？那我可真的放开手买了啊！”

“自然是真的。”秦铮瞥了她一眼。

金燕扭过头，悄悄对谢芳华道：“铮表哥除了对大舅母大方外，可从来不对别人大方，连假以辞色都不干。往常跟我说句话都难得，更别提送礼物了，我今日可是沾了你的光！”

谢芳华失笑：“那这回你可要抓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

金燕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的声音虽小，却瞒不过听力极佳的秦铮，但他当没听见。

金燕又低头挑选，不一会儿，又看中了一支珠钗，询问了谢芳华的意见，谢芳华点头，她让掌柜的给收了起来。

看过了珠钗，掌柜的便拿出了玉佩、项链、手环、扳指、绢花头饰等物。

金燕选了一只手镯和一对绢花头饰。

谢芳华没有看中的，便作罢。

掌柜的又拿出文房四宝，金燕显然对这些不感冒，谢芳华看中了一方砚台，偏头问秦铮：“这是蓝溪林海的玉砚，你要不要？”

掌柜的立即惊叹：“芳华小姐真是见多识广，这块砚台正是！”

“你送我，我就要。”秦铮对她道。

谢芳华瞪了他一眼，对掌柜的道：“将这方砚台包起来吧。”

掌柜的立即点头，笑呵呵地给包了起来。

“你对铮表哥也好得可以。”金燕对谢芳华耳语，想起她对秦钰多好，秦钰却是不

冷不热地对她，一时有些郁郁，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真是应了这句话。

看过了首饰，又走到胭脂水粉处，金燕挑了七八盒，谢芳华也选了两盒。

挑罢，金燕看着一堆东西感叹：“我今日可是赚了，不花自己的银子，却买了这么多好东西。”

谢芳华暗想，只能说她今天运气好，碰上秦铮心情好。

掌柜的笑呵呵地将东西包好，将账单递给秦铮。

秦铮看了一眼，对他道：“稍后会有人来给你送银子。”

掌柜的连连笑着点头。

三人带着东西，出了玉宝楼。

在门口，正巧碰到了秦钰、秦怜、李沐清和李如碧四人。

迎头遇上，几人俱是一怔。

金燕一眼便看到了秦钰，一怔之下，又惊又喜：“钰表哥？你怎么也来了这里？”

秦钰的眸光扫过金燕又惊又喜的脸，看了她身旁的秦铮和谢芳华一眼，微微一笑：“是怜妹妹听说玉宝楼来了新的胭脂水粉和首饰，非闹着让我带她来看看。”话落，他扬眉，“没想到你们三人早一步来了，好巧。”

“是我在街上遇到铮表哥和芳华妹妹，便邀他们一起来了。”金燕笑着道。

秦钰点点头，看着秦铮和谢芳华，扬眉：“原来是受表妹所邀，我就奇怪堂兄是从来不踏足这种地方的，而芳华小姐也不是那等爱胭脂水粉的女儿家。”

秦铮冷哼一声：“谁是你堂兄！”

“你虽然只比我大了月余，但也是大，一脉同宗，难道你说不是就不是？”秦钰看着他，“你这话说出去，别说父皇听了会跳脚，就是大伯父和大伯母也不干。”

秦铮闻言，无法反驳，见秦怜在一旁偷笑，他一个眼风扫过去，冷声道：“你的脚不是崴了吗，怎么还出来？”

秦怜手里拄了根拐棍，见秦铮冷眼扫向她，她一个哆嗦，不敢看他：“崴了一下而已，今天若是不来，好东西都被人抢走了。”

秦铮的目光落在她的脚上，眯了眯眼睛，忽然偏头对谢芳华道：“她的脚崴了，我娘定然心疼得不行，不如你给她看看，让她早些好。”

谢芳华意会，对秦怜道：“昨日王妃说让我过去看看你，但是因为李公子的病情比你的重，我便没顾上去看你，如今碰上正好，就借这玉宝楼里屋一用，我给你看看吧。”

秦怜顿时惊了一下，连忙摇头：“孙太医给我看过了，说养两天就好了，哪里用劳烦芳华姐姐。”话落，她瞪了秦铮一眼，“哥，你也真是的，就算芳华姐姐懂些医术医理，你也不能就这么使唤人啊，尤其还是在外面，传扬出去，大家该说我在未来嫂子面



前忒娇气了，我可不想被人喷口水。”

秦铮冷笑一声：“你是没病装病，怕被看出来吧？”

秦怜更惊，瞪着秦铮，一时结巴了：“谁……谁说的……我才没有装病！”

“那你怎么不敢让华儿看？”秦铮瞅着她，冷然道，“枉娘昨日心疼得要死，我看你在皇宫里待得久了，分不清亲疏远近了！你若是那么喜欢皇后娘娘，就干脆滚回宫去，我回府让娘将你过继给她！你还喊皇婶做什么，直接喊娘，做公主，认他当亲哥哥，岂不是比你这身在王府、心却向着皇宫强？还能明目张胆地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谁也不能说你什么！”

秦怜听罢，脸唰地白了，几乎站立不稳，不敢置信地看着秦铮。

秦铮不再看她，拉着谢芳华绕过几人，离开玉宝楼门前。

他刚走出几步，秦怜哇的一声哭了。

秦铮当没听见，拉着谢芳华，走得轻快而稳当。

李沐清和李如碧一直站在一旁，还没与秦铮、谢芳华说上话，就见秦铮说了秦怜一通，就这么走了，李沐清想了想，追了上去。

李如碧见哥哥追上去，犹豫了一下，也随着追了上去。

随着四人离开，玉宝楼门口就剩下秦钰、秦怜、金燕了。

秦怜扔了拐杖，蹲下身，哭得甚是伤心。

金燕舍不得走，便站在一旁，看着秦钰，秦钰却目送着秦铮和谢芳华的身影，面上看不出什么情绪。金燕发觉，这两位表哥，铮表哥的喜怒多数时候都放在明面上，虽然不好相处，但是摸透了他的脾性，还是很好说话的；钰表哥却不是这样，无论什么时候，他看起来都是温和、难辨喜怒的，从小到大，她因为喜欢他而关注他更多，可是这么多年下来，她还是不了解他，在他面前，她从来就拿不准说哪句话能让他高兴。

不多时，秦钰发觉了金燕在看他，收回视线，看了金燕一眼，眸光清淡，只是一眼，便蹲下身，看着哭得伤心的秦怜道歉：“都是我不对，若不是我自作主张让你装崴脚，你也不会被他训，怜妹妹别哭了。”

秦怜不答话，依旧哭得伤心，一抽一抽的。

秦钰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也就说说罢了，不会真的怂恿大伯母将你过继给母后的，回头你买完东西，我和你一起去大伯母那里赔不是好不好？大伯母疼你，不会责怪你的。而且错在我，也不在你。”

秦怜依旧不说话，继续哭。

秦钰似乎没办法了，看了金燕一眼。

金燕大体明白了缘由，见秦钰有求于她，她自然没法不帮，也蹲下身，对秦怜道：“这里是玉宝楼门前，怜妹妹你就算再伤心，在这里哭像个什么样子？传扬出去，不只

皇后舅母要背个教导无方的名声，大舅母也会受你连累，被人猜测诟病。趁着现在没什么人，你快起来，妆容都花了。”

秦怜闻言立即止住了哭声。

金燕伸手扶起她，掏出绢帕给她擦去眼角和脸颊上的泪：“玉宝楼里面是来了许多新鲜的好东西，你还进去选吗？选的话，就进去吧，我帮你参谋；不选的话，就赶紧回府给大舅母赔不是。”

秦怜没了心情，摇摇头：“不选了！回府！”

金燕看向秦钰。

秦钰点点头，对秦怜道：“走吧，我送你回去。”话落，对金燕道，“多谢表妹帮我劝住了这小丫头，回头我将谢礼送去大姑姑府上给你。”

金燕身子一僵，讷讷地道：“钰表哥客气了，我就说了一句话而已，这哪里算帮忙。”

“对我来说这就是大忙了。”秦钰笑笑，不欲再多说，带着秦怜离开了玉宝楼。

金燕目送二人离开，在玉宝楼门前又站了片刻，想起方才看到李如碧了，她似乎跟着她哥哥追着秦铮和谢芳华走了，金燕叹了口气，以前谢芳华没有出来的时候，她和李如碧明暗较劲，如今才觉得可笑，无论是秦铮，还是秦钰，她们都够不上。

秦钰的目光一直落在谢芳华的身上，她若是再看不出来，那就白活这么多年了。

他们果然是应了普云大师说的情劫吗？

秦铮拉着谢芳华刚转过街道一角，便被李沐清给追上了，他拦住秦铮：“你走得这么快干吗？明知道我追你，还跟看不见一样。”

秦铮停住脚步，瞥了他一眼：“有事儿？”

“没事儿就不能与你说话了？”李沐清苦笑，“我如今可不敢再自大了，我对你的未婚妻也不敢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你不用再这么防备我。”

谢芳华闻言蹙眉，不记得李沐清是个什么话都会说得直白的人，如今这番话，他这是媚术之下大难不死转性了？

秦铮眯起眼睛，盯着李沐清，似乎要看进他的眼底：“当真？”

“当真！”李沐清看了谢芳华一眼，颌首，“我有几斤几两，是时候掂量掂量了。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知不能为而为，毁了兄弟情义不说，也毁了自己，何苦来哉？”

秦铮呵的一声笑了：“行啊，李沐清，你都有这种悟性了，这媚术没白中啊！”

李沐清尴尬地一笑，伸手捶了秦铮一拳：“你就别笑话我了！我这回的跟头栽得大，但也心服口服。”

秦铮也捶了他一拳，笑着问：“你追上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两句话？”